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五

宋史四百二十一

開儀司上柱國監國軍器監丞孫履國史編進書都總表

勅修

循吏

陳靖

張綸

邵晔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收守令錄躬自  
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  
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



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寔多其人其間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別於賞今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為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文仁璧仕陳洪進為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為亂者靖徒步謁轉運使楊克巽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

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眾持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為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摧文先就者為高等士皆習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真上科喪父起復秘書丞直史館判三司開拆司淳化四年使高麗還提點在京百司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西千里



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犁  
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爲十分貴州縣勸課  
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爲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  
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爲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  
分三歲至十分爲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八  
者爲上最其最者令佐免課或超資殿者即增選  
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爲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  
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  
井田之制爲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  
呂端曰朕欲復井田而

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  
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等  
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爲京西勸農使命大理  
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  
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二萬試行之陳恕等  
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群議終不同  
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即  
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  
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  
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



餘萬復詔請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悌  
力田者賜爵置五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  
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為京畿均  
田使出為淮南轉運副使兼發運司公事徙河南轉  
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罷其尤  
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祀汾陰為行在三  
司判官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州累遷  
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拜  
左諫議大夫初靖與丁謂善謂之黨人皆逐去提點  
刑獄侍御史王秋乃言

是以秘書監致仕去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身事大  
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目曰勸農奏議錄上  
之然其說泥古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少儻任氣舉進士不中  
補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于蜀有  
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  
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棄兵來降  
以功遷右侍禁慶州兵馬監押擢閣門祗候益彰簡  
等州都巡檢使所部卒縱酒掠居民綸斬首惡數人  
衆乃定徙州提點刑獄遷東頭供奉官提點刑獄



府界縣鎮公事奉使靈夏還會辰州溪峒彭氏蠻內  
寇以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乃遁去徙  
知渭州改內殿崇班知鎮戎軍奉使契丹安撫使曹  
瑋表留之不可蠻復入寇為辰州澧鼎等州緣邊五  
溪十峒巡檢安撫使諭蠻酋禍福購還所掠民遣官  
與盟刻石于境上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時鹽  
課大虧乃奏除通泰楚三州鹽戶宿負官助其器用  
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石復置鹽場于  
枕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居二歲增上供米  
八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是租米六十萬

盧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漕河隄二百里于高  
北旁錮鉅石為十礎以泄橫流泰州有捍海堰延袤  
百五十里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綸方議修復  
論者難之以為濤患息而畜潦之患興矣綸曰濤之  
患十九而潦之患十一獲多而忘少豈不可邪表三  
請願身自臨役命兼權知秦州卒成堰復逋戶二千  
六百州民利之為立生祠居淮南六年累遷文思使  
昭州刺史契丹隆緒死為弔慰副使歷知秦瀛二州  
兩知滄州再遷東上閣門使真拜乾州刺史徙知穎  
川卒綸有材略所至興利除害為人怨喜施子在江



淮見漕卒凍餒道死者衆歎曰此有司之過非所以  
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晔字日華其先京兆人唐末喪亂曾祖岳挈族之  
荆南謁高季興不見禮遂之湖南彭玠刺全州辟爲  
判官會賊魯仁恭寇連州即署岳國子司業知州事  
遂家桂陽祖崇德道州錄事參軍父簡連山令晔勿  
嗜學耻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  
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  
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爲  
劫盜悉寘于死獄已具晔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改

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  
既而捕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爲民晔代  
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  
萬下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晔光祿寺丞使廣南採  
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  
太常丞江南轉運副使改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  
得知朗州入判三司磨勘司遷工部員外郎淮南轉  
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  
死其子龍鉞嗣立兄龍全率兵劫庫財而去其弟龍  
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砦兵攻戰晔駐嶺



表以事上聞改命爲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宜設方略  
曄貽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  
命奉龍廷主軍事初詔曄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  
改賜新帥曄上言懷撫外夷當示誠信不若俟龍廷  
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改兵部  
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萬市私覲物及  
爲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  
陸路及宜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  
三勾院坐所舉李隨犯贓曄當削一官上以其遠使  
之勤上令停任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討優

詔各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平仇判州事  
命曄爲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起拜刑部郎中復判  
三勾院出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  
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風  
曄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俄遘疾卒年六十三  
崔立字本之開封鄆陵人祖周度仕周爲秦寧軍節  
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人義責之遂見殺立中  
進士第爲果州團練使官役兵輦官物道險迺率衆  
錢備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欽法當斬三人立  
曰此非私已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



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  
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歷通判廣州許州  
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健命立提舉受納立計其  
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免之知江陰  
軍屬縣有利港又廢立教民濟治既成溉田數千頃  
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粟豐人常少鄉歷知棣漢  
相潞交鄆涇七州兗州歲入粟富人出穀十萬餘  
石振餓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  
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奉土符瑞獻替頌立獨  
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人懷火天所以

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人懷火天所以  
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人懷火天所以  
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人懷火天所以  
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人懷火天所以  
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人懷火天所以

有開字元翰參知政事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  
春秋用宗道蔭知韋城縣曹濮劇盜橫行旁縣間  
聞其名不敢入境知確山縣大姓把持官政有開治  
其最甚者遂以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千頃富弼守  
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  
十人有開曰欲殺人衷謀之足矣安得若是衆邪訊



之則誣天方旱獄曰而雨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  
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  
日也以所對率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水災人之食  
檀貸常平錢粟與之且奏乞蠲其息徙冀州增隄或  
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為有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  
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朝廷遣  
使河北民遮誦有開功狀召為膳部郎中元祐中歷  
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官至中大夫卒  
張逸字大隱鄭州滎陽人進士及第為試秘書省校  
書郎知襄州鄆州縣有能名知州謝泌將薦逸

几案置章其上望闕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良吏  
迺奏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  
家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  
推官數日以母喪去服除引對帝又固問之對曰願  
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帝雅賢泌再召問逸者用泌  
薦也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徙青  
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之半年使辦裝既至縣興學  
校教生徒後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  
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  
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再遷太常博士



四百九十八  
知尉氏縣擢監察御史提點益州路刑獄開封府判  
官使契丹爲兩浙轉運使徙陝西未赴又徙河東居  
數月復徙陝西以龍圖閣待制知梓州累遷尚書兵  
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  
許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又言頃禁命婦干  
禁中恩比來稍通女謁願令官司糾劾從之以樞密  
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華陽騶長殺  
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  
逸曰囚色寃守者氣采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  
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此爲神會是歲旱逸使作堰

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振民初民饑多殺  
耕牛食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  
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禘事今歲少稔請  
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未幾卒于官

吳遵路字安道父淑見文苑傳第進士累官至殿中  
丞爲秘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  
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嘗  
預市米吳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  
他州流至者亦全十八九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權  
開封府推官改三司鹽鐵判官加直史館爲淮南轉



四百九十一  
運副使會罷江淮發運使遂兼發運司事嘗於真楚  
泰州高郵軍置斗門十九以備泄水利又廣屬郡常  
平倉儲蓄至二百萬以待凶歲凡所規畫後皆便之  
遷工部郎中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  
知洪州徙廣州辭不行是時發運司既復置使乃以  
爲發運使未至召修起吾注元昊反建請復民兵除  
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受詔料掠河東鄉民  
可爲兵者諸路視以爲法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  
馭吏嚴肅屬縣無追逮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  
呂夷簡所下悅導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

宣州上禦戎要略邊防雜事二十篇徙陝西都轉  
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被病猶決事不輟  
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詔遣官護喪還京師  
路幼聰敏既長博學知大體毋喪履屣蔬食終制  
仁夷雅慎重寡言笑善筆札其爲政簡易不爲聲威  
立朝敢言無所阿倚平居康儉無他好既沒室無長  
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賻其家子瑛爲尚書比部員外  
郎不待老而歸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參知政事安仁子也知平陽  
縣鄰邑有大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



趣尉出捕曰盜謂我不能來方怠惰易取也宜亟往毋使得散漫且為害尉既出又遣徵巡兵躡其後悉獲之知忠州俗畜蠶殺人尚寬揭方書市中教人服藥葉索為蠶者窮治寬于理大化其俗轉運使持鹽數十萬斤課民易白金期會足尚寬發官帑所儲副其須徐與民為市不擾而集者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口不耕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曰土曠可盡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記得漢名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墾田萬餘頃又教民

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唐亦自寬得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榛莽復為膏腴增戶積萬餘尚寬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三司使包拯與部使者交上其事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留于唐凡五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同宿二州河中府神勇卒苦大校貪虐刊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眾乃安已而奏黜校分士卒隸他營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眾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



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爲右班殿直復舉進士  
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邢石  
州成德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  
世蓄蠱毒值閏歲害人尤多與人忿爭輒毒之賦悉  
擒治伏辜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曠不耕前  
守趙尚寬蓄墾不遺力而唐州者尚多賦繼其後益  
募兩河流域民計口給田使墾於陂堰四十四畝滿再  
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  
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兩書褒諭

宣和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爲生立不擇異河身其  
獄又加直龍圖閣知滄州程昉欲於境內開西流河  
統州城而北注三塘泊賦曰滄城近河歲增隄防猶  
懼奔溢知妄有開鑿乎昉執不從後功竟不成歷蔡  
潞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朝多所建  
明嘗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公私非便  
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居之又言  
仁宗朝爲充國公主治第用錢數十萬緒今有五大  
長公主若悉如前比其費無藝願講求中制裁爲定  
式請諸道提點刑獄司置檢法官庶專平讞使民不



四百八十一  
寃乞於禁中建閣繪功臣像如漢雲臺唐凌煙之制  
言多施行以通議大夫致仕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累知南康軍楚州提  
點瓊路刑獄瀘戎數犯渝州邊使者治所在萬州相  
去遠有警率決日乃至師孟奏徙於渝變部無常平  
粟建請置倉適凶歲振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  
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徙  
河東路晉地多土山旁接川谷春夏大雨水濁如黃  
河俗謂之天河可溉灌師孟勸民出錢開渠築堰於  
良田萬八千頃復其事為水地國經領之州縣為

支判官知洪州積石為江隄浚章溝福北門  
升降後無水患判二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  
輔曰白溝之地當兩屬今南朝植柳數里而以北人  
漁界河為罪豈理也哉師孟曰兩朝當守誓約涿郡  
有案牘可覆視若舍文書滕口說詎欲生事耶惟輔  
媿謝出為江西轉運使盜發袁州州吏為耳目又不  
獲師孟械吏數輩送獄盜即成擒加直昭文館知福  
州築子城建學舍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懷寇  
所毀他日有警民駭竄方伯相踵至皆言土疏惡不  
可築師孟在廣六年作西城及交趾陷邑管閩廣守



備固不敢東時師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正南向涿州官西向宋使价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自日吳爭至暮從者失色師孟辭氣益厲叱價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明日涿人餓于郊疾馳過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班復起知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劇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發隱擿伏如神得豪惡不逞決宥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

韓晉卿字伯修密州安丘人為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長以五經中第歷肥鄉嘉興主簿安肅軍司法參軍平城令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官通判應天府知同州壽州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役法復行諸道及畫多倉卒失叙獨晉卿視民所宜而不戾法指入為大理少卿遷鄉晉卿自仁宗朝已與訟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公卿雜議開封民爭鶡殺人王安石以為盜拒捕鬪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鬪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為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又不決爭論盈



庭終持之不肯變用是知名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府  
所付晉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每讞獄  
雖明若事連貴要屢鞫弗成者必以委之嘗被詔按  
治寧州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有指三尺法  
具在豈應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行諸州請  
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  
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後不來矣議者  
又欲引唐日覆奏令天下庶戮悉奏決晉卿言可疑  
可矜者許上請祖宗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  
朝命恐自今瘦死者多矣朝廷皆行其說

故士大夫間推其忠厚不以法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擢進士第知光化縣縣多竹

民皆編為屋康直教用陶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

利民時豐稔為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

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會布行新法以為司農屬

登永興秦鳳轉運判官徙陝西進提點刑獄轉運副

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涇原糧道承受內侍梁同以

詢惡妄奏神宗怒絀康直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

故官元祐初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蘇

轍劾康直論事在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



四百九十一  
為秦州夏人侵甘谷康直戒諸將設伏以待殲其二  
酋自是不敢犯境進寶文閣待制陝西都運使以疾  
請知亳州通濟積滌民獲田數十萬畝召為兵部侍  
郎卒年六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五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六

宋史四百二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魏國公事前書右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道學一

周敦頤

程顥

程頤

張載弟戡

邵雍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為政教  
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為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  
是道為講習日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  
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



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

然後道之大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為先明善誠身為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山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



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  
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求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  
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  
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  
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一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戩為分寧主簿有獄久  
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  
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亦莫敢爭敦頤獨與之

辨不聽乃委羊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終  
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  
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  
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徒知南  
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  
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  
又以汚穢言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  
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  
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林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  
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己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  
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  
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  
林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  
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氣  
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  
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為陽陰人而生水火  
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為壽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  
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  
者也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  
數顥每令尋孔頤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  
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顥未悟訪數顥數  
顥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顥夜談越三日乃還  
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也吾聞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  
子廟庭二子壽燾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

宗朝三司使父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

知龔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

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龔珦使詰之曰

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

更致禮珦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妄乃息徙知磁州又

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

者相騰踐不可禁珦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



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兄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薄克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彦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頌舉進士調鄆上

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題問幾何年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疋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一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歲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題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手資不能養以與張顯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其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



計字四百八十一  
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  
遠就糴則價高顯樞當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  
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  
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  
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  
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  
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  
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  
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  
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品公著為

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  
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且元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  
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  
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  
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  
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  
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顯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  
言者厲色待之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顯未嘗一語及於  
功利居職八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



四百八  
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  
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  
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  
使傲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  
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與之善及是雖不  
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為京西刑獄顯固辭  
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先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  
公直以為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  
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  
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啟門拊勞約少休三

日復役衆驢頭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揚  
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于上顯聞之  
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埽決顯謂郡守  
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  
為盍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顯立走決所激諭  
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善泅者度  
决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  
木務歷年不叙伐闕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修三經  
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  
子無生理顯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



四百八  
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繹  
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被  
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顯  
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  
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功新法之初首為異  
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刑鹽稅哲宗立召  
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一顯資性過人充養有  
道和粹之氣蓋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  
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舍卒不動聲色自  
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歆頤論學遂厭科舉之

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  
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  
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  
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驚高  
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  
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  
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  
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  
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  
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



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秦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顛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

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頤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



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湯其性鑿矣  
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  
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枯其性而亡之然學  
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  
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篤則行之果  
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  
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  
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

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其好  
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  
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  
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  
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  
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  
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即延見  
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順治平元豐間大臣  
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



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  
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  
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詔以為西  
京國子監教授乃辭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  
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  
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  
薰陶成性況陛下去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  
養之道不可不至十八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  
多親寺人宮女之味町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  
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

隙事獻規歲月積以必能養成聖德頤每進講色其  
莊繼以諷諫聞帝在仁宮中盟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  
或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言節序變遷時思方  
乞改賀為慰既訖喪有司請開樂置宴頤又言除  
喪而用吉禮尚當凶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  
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頤詣宰相問安否  
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  
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頤  
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



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  
 之加直秘閣再上書請董敦逸復據其有怨望語去  
 官紹聖中削籍實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之欲  
 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即  
 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  
 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榜  
 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其不至乎聖  
 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  
 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古  
 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

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  
 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  
 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  
 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百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  
 傳以傳於世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  
 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  
 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  
 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  
 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  
 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公流而求源此

宋史四百二十七  
 通雅新寫



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  
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  
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  
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  
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  
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  
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  
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春秋  
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

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  
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  
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  
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  
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  
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為正  
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  
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  
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  
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



侯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游夏不能贊一辭辭  
 不待贊者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唯顏子嘗聞  
 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  
 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  
 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以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  
 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以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  
 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  
 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  
 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  
 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

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誦  
 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  
 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  
 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  
 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  
 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  
 而入矣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明最多淵源所  
 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頤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  
 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  
 子廟庭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皆班



班可書附于左呂大鈞大臨見大防傳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

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

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

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

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

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

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

學之要渙然自足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

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雲巖令改

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

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

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

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

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

宗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

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

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罪還朝即

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



精思未始須更息亦未嘗須更忘也敝衣菲食與諸  
 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  
 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  
 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  
 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恠妄  
 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  
 又論定井田宅里敘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  
 可舉而措諸事業曰天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敘明  
 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  
 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

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斂門人  
 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  
 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贈其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  
 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曰號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  
 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  
 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  
 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



字四子个  
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而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領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迹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魚也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殛吾寧也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郟伯從祀孔子廟庭弟

戩字天祺起進士調閩鄉主簿知金堂縣誠心養老恤窮間召父老使教督子弟民有小善皆籍記之以奉錢為酒食月吉召老者飲勞使其子孫侍勸以孝弟民化其德所至獄訟日少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戩



曰戩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趙  
抃從旁解之戩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色遂稱  
病待罪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常  
愛用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箝治之無少貸罪  
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卒于官年  
四十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  
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為河南人雍少時  
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  
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

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  
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  
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  
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  
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  
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  
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  
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  
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  
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戲先天之旨



字四百个  
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  
洛蓬華環堵不訖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  
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  
禮富獨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  
從游為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  
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  
四甌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  
時出游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  
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所隸皆  
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

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  
弟每相飭曰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  
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  
質然不事表襮不設防吟羣居燕笑終日不為甚異  
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  
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  
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  
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  
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



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  
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  
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  
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  
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  
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  
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  
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  
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  
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至謂雍有之世之意又因

之前知謂雍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  
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  
禾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  
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  
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坐爾既葬顥為  
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  
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  
川擊壤集子伯溫別有傳



宋史四百二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七

宋史四百二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權國重書前書右丞相修國史領通事都總裁等奉

勅修

道學二程氏門人

劉絢

李籲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昞

尹焞

楊時

羅從彦

李侗

劉絢字質夫常山人以蔭為壽安主簿長子令督公家逋賦不假鞭朴而集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財

宋史四百二十八

趙維新寫







知河陽縣范純住守穎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  
為博士僉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  
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

張繹字思叔河南壽安人家甚微年長未知學傭力  
於市出聞邑官傳呼聲心慕之問人曰何以得此人  
曰此讀書所致爾即發憤力學遂以文名預鄉里計  
偕謂科舉之習不足為嘗游僧舍見僧道楷將祝髮  
從之時周行已官河南警之曰何為舍聖人之學而  
學佛異日程先生歸可師也會程師還自洛乃從  
業願賞其穎悟讀孟子志上下心在講學

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願嘗言吾晚  
士謂繹與尹焞也

蘇昞字李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  
祐末呂大中薦之起布衣為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  
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克世為洛人曾祖仲宣七子而  
二子有名長子源字子漸是謂河內先生次子洙字  
師曾是謂河南先生源生林官至虞部員外郎林生  
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  
意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



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焯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我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焯之從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焯以篤行頤既沒焯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尸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神師道為焯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戶部尚書梅執禮御史中丞呂好問戶部侍郎白焯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焯字和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出其右者朝廷特召而命處士以歸使焯韜藏國器不為時用未幾

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識擢以慰士大夫之望不報次年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甦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焯不從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於其門人呂椿中又得全本於其壻邢純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于洛洛頤讀易地也關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舉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洛親遣六年始就道作文祭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始召楊時實從班



召胡安國居給舍范冲朱震俱在講席薦焯甚力既  
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焯  
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  
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其篤使焯濫列經筵  
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  
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胡安國奉祠居衡陽  
上書言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不從程頤之  
學是入室而不由戶朱震引疾告去時趙鼎去位張  
浚獨相於是召安國俾以內祠兼侍讀而上章薦焯  
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

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  
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無說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  
職八年除秘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政事  
劉大中曰焯未論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得  
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焯直徽猷閣主管萬壽  
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薦焯自代輔臣  
入奏上慘然曰楊時初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  
之趙鼎曰尹焯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檮曰震  
亦薦焯代資善之職但焯微曠恐教兒費力爾除太  
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



侍講時金人遣張通古蕭括來議和煇上疏曰臣伏見  
本朝有遼金之禍亘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  
者城下之戰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  
危已絕而續陛下即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  
讎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億  
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遽  
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且  
屈意降志以迎奉梓宮請問諱日為事今又為此議  
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功  
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亦

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  
不反兵令陛下信讎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目  
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又况使人  
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今以不戴天之讎與之  
和臣切為陛下痛惜之或以金國內亂懼我襲已故  
為其言以緩王師倘或果然尤當鼓士卒之心雪社  
稷之恥尚何和之為務又移書秦檜言今北使在廷  
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急侵尋勝  
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比者竊聞主上以父兄未  
返降志辱身於九重之中有年矣然亦自是未聞金



四百今十  
人悔過還二帝於沙漠繼之梓宮崩問不詳天下之  
人痛恨切骨金人狼虎貪噬之性不言可見天下方  
將以此望於相公覲有以華其已然豈意為之已甚  
乎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  
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使主上孝弟通於神明  
道德成於安疆勿以小智子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  
疏及書皆不報於是憊因辭新命九年以徽猷閣待  
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臣職在勸講致  
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先  
言陳力就列不

茅誤膺召用守道之語形于訓詞而臣貪戀寵榮遂  
移素守使朝廷非常不次之舉獲懷利苟得之人此  
當去者二也比此言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已  
驗于今跡其庸愚豈堪時用此當去者三也臣自擢  
春官未嘗供職以疾乞去更獲超遷有何功勞得以  
祇受此當去者四也國朝典法揆之禮經年至七十  
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此當去者五也臣聞聖君有從欲之仁匹夫有  
莫奪之志今臣有五當去之義無一可留之理乞檢  
會累放歸田里疏上以博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



字四百个  
老轉一官致仕煇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  
之浚鼎既去季檜當國見煇議和疏及與檜書已不樂  
至是得未去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子  
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若  
煇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  
尹氏子也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  
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  
經史熙寧九年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  
孟絕學于熙豐之際河洛之學始興然師之時調官不

赴以師禮見顥於頤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顥目送之  
曰吾道南美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  
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蓋年四十矣  
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  
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  
之時疑其近於無愛與其師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  
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瀾  
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  
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



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空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

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之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繼宗首肯之除爾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棟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



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將其直氣可以鎮厭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私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要害之地當嚴為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後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

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動王之兵四集而豈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眾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士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擊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六十一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關人覆軍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童貫乞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



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近太祖太宗可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凌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甚量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入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明

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辭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



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靈國害民幾危宗  
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  
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  
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  
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飭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  
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  
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  
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  
嘗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  
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計

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于家  
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  
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  
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  
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  
弊然以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  
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  
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  
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  
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



邪說淫辭不為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  
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  
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漸力主王氏上疏詆  
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  
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  
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  
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  
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  
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  
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宮陞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

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  
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無侍讀乞修建炎會  
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寬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  
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  
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  
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  
時嘗渡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  
來講論尤多時淫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  
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  
經學排靖康和議使邪說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



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脈絡皆出於時子迪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熟察之乃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罄四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也

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任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溪上吟詠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遺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



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  
 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  
 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  
 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  
 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  
 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  
 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  
 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  
 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  
 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

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  
 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衰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  
 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  
 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  
 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與朱熹謂龜山  
 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詣  
 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  
 生淳祐間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  
 彦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



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此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煊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濬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

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



孜孜矻矻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  
 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  
 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  
 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  
 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叢棟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  
 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以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  
 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為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  
 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之好靜坐伺退入室中亦靜  
 坐從之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  
 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

條序從之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謙絕世故餘四  
 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  
 多忤伺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  
 聲而眾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為經理振  
 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  
 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  
 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  
 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  
 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  
 相切磋磨又得夫子為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



四百八  
多矣恐於齟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為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察以理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誦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

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為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



四百八  
豪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  
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狃人主當於此留  
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  
員外郎朱松與侗為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  
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慮中如冰壺秋月瑩  
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  
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  
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  
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  
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毅然不可犯者之謂自從  
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  
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部郡吏請迎養歸道武  
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  
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仕至監察御史出知衢州  
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朝云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七







極言其不可擢於風俗也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  
 未上卒熹幼穎悟自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  
 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  
 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  
 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  
 策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  
 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  
 潭州南嶽廟明年以制置使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  
 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  
 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

有關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  
 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  
 御簡策不過風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留意於老子  
 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  
 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  
 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  
 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  
 不特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  
 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斷以義理之公閉關絕  
 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國富兵強視



吾力之強弱觀彼豐之淺深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  
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  
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  
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  
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  
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  
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雖有生知之性  
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是以舉  
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久而

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  
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  
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  
除熹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造  
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  
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  
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  
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  
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督台州崇道觀熹以求



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  
 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龍護茂良行丞相以嘉名進除祕  
 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群小乘間  
 讒毀乃因喜再辭即從其請主營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使道之官喜再辭不  
 許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  
 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  
 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宜舊為學規俾守之明  
 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  
 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

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  
 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  
 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  
 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講議者不過  
 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  
 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  
 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  
 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援擢真  
 清顯所惡則密行些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



四百五十一  
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  
謂宰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其門牆承望其  
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齷自守而未嘗敢一  
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能寥寥遂其徒黨之一  
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正言以揭其囊橐  
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  
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為陛  
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  
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  
曰是以我為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娘以舊相

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  
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  
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  
矣上以為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  
救荒之勞除直祕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  
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  
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  
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  
說次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  
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



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襲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止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立公論而士大夫

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鈎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後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



四百九十九字  
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為經久之計有  
短意者謂其疏於為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  
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  
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為今之計獨有斷自  
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必君臣相戒痛自省改  
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  
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  
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  
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  
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士

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  
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  
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  
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  
自辯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  
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是揚州  
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  
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  
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  
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搢紳



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倣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  
 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  
 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  
 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  
 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二十一年刑獄失當獄官  
 當擇其入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  
 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年因循荏苒無尺  
 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換閒蝶渡  
 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聖元祐所謂純人欲有所未盡  
 是以為善不能充之謂公其根一念之有

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  
 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妄蒙非  
 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  
 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  
 非不欲報復陵廟讎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愛養  
 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  
 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  
 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充  
 之而不使其少有疑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  
 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



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真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以道學所至輒携門生

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尤其徃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盖用此術詔昨入對所論皆新任職事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



召烹又辭始烹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  
 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  
 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  
 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  
 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  
 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  
 業業持守此心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  
 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  
 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  
 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

得以隱其真

之私陛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  
 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  
 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  
 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  
 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  
 過當佞者淵覲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  
 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  
 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  
 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  
 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聞之道路



四百九十九  
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  
生靈膏血以奉軍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  
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  
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  
陛下不悟反寵懼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  
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  
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  
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  
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  
薄蘭冗庸妄之輩或得入於其間所謂講讀

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  
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師傅賓客  
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  
以使臣掌之既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  
又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  
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  
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  
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  
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



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擇之際常先排擯此等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密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自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

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所不可勝言者矣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宰相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衆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昔時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



字四百一十八  
得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  
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  
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  
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  
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  
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士日銷月  
耗以奉換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  
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

經費闕之日其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  
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  
於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  
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  
冠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  
斬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  
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  
將帥然後具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  
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  
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



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蕙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喜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學士閣降詔授

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庵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疾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和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



望乃除熹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諭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外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列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洞林孤擡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取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

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朕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竊謂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御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勞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



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  
 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  
 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訪  
 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  
 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  
 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  
 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  
 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  
 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啾譴告警動  
 之意亦恐畿甸百姓畿我流離沾於死亡之際或能

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  
 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  
 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執  
 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  
 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  
 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前  
 鑑未遠甚可懼也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聖  
 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  
 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則父  
 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恐將何時而已父子大倫三



綱所繫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  
 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  
 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  
 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  
 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  
 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  
 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歡意浹洽矣  
 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  
 政其實有敷庸而所得賞未恆眾論者亦詔大臣  
 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

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使  
 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  
 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  
 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智天下之事而無  
 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卜則願黜臺史之  
 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而  
 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  
 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嘉  
 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  
 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



劉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温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  
 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  
 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勅令子為父嫡  
 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  
 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  
 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  
 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  
 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  
 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  
 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

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  
 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浹黃之服不惟上違禮  
 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  
 之失不及追改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  
 服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  
 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  
 之位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  
 祖皇帝首尊四祖之朝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請  
 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  
 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



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  
 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  
 夾室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  
 心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  
 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信宣廟  
 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  
 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  
 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  
 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懜懜者  
 文亦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印筆還上日諫引

大待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  
 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  
 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  
 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  
 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  
 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  
 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手書啓汝愚當用厚賞酬其  
 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  
 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  
 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効不許以疾再乞



休致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修撰二  
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時人  
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  
仕伍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  
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幹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  
為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  
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  
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筆瓢屢矣憂如  
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  
貧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

國侂冑勢甚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之詐沽  
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拭之徒所禮及  
為諫官首論留正引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  
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官諭  
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  
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  
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  
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  
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  
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



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熹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其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為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偽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日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熹遺表因心澤謚曰文惠贈中大夫持

贈賢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熹嘗屬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徃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羣也故熹之學既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於羅從彦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徃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



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官平生為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見

學乎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為吏部侍郎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



錄以陰補官拜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  
 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  
 一時之選試時以少年內替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  
 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  
 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  
 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  
 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或少息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  
 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思罷  
 兵講和金人堋府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懼

和議至數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柩營葬甫畢  
 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異時朝廷雖  
 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  
 忘於會中而至忱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為群邪所誤以  
 感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  
 深察此理使吾會中了然無纖介之感然後明詔中  
 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情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  
 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  
 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逢以歲月亦何



力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於上除知撫州  
夫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  
首類非其道意棫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殷勤棫  
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  
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  
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  
慮云為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  
克而去之使吾中高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  
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  
之地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故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

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  
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其  
心為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  
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  
察也明年召為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  
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議遣之使往責陵寢之故士  
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棫見上上曰  
卿知敵國事乎棫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  
盜賊四起棫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  
之美上曰何也棫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



四百三十三  
日暮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  
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杖  
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  
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  
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  
妄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  
揆真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  
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  
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上爲踈聽改容杖復讀曰今日  
但當不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

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  
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  
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  
而爭先矣上爲歎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  
後因賜對反復前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  
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  
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杖亦以爲  
言上曰正志謂但以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杖曰今  
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關不  
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耳上矍然曰如卿之言是



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械言  
即詔罷之無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書覃進說治  
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  
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  
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  
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  
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械夜草疏極諫其不可  
且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官官執政自京黼始  
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械復奏文武誠  
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

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  
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械知袁  
州申說前命中外誼誨說竟以謫死械在朝未期歲  
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  
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  
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略安撫  
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械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  
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  
溪峒酋豪弭怨睦隣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  
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械究其



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  
間杖治行詔特進帙直寶文閣因任尋除祕閣修撰  
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  
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其良民  
杖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之安民之舍賊者令其黨  
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頰邊屯主將與帥  
守每不相下杖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  
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並准奸民出  
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下杖曰朝  
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出

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數曰南朝有人信  
陽守劉大辨帖勞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五熟田以  
與之杖劾大辨詐讓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  
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杖自以不  
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  
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  
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杖有公輔之望卒  
時年四十有



列傳卷第一百八十八

百六十四

卷第一百八十八

列傳



